

§ 東遊記(14)/塔克西拉(Taxila)(7)

513BC 塔克希拉的沙門泛指一整群離家修行者、苦行者、哲學外道。

他們是反婆羅門、重實修、不一定相信神、以解脫為目標的遊行修行者。分為

(1)苦行沙門 (2)禪定沙門 (3)理性外道沙門 (4)邊緣激進派

§ 沙門

印度河支流在午後顯得寬緩。

水面不像愛琴海那樣閃耀，而是呈現一種帶泥的黯光，彷彿將群山、天空與時間一併攪拌後，默默流走。

畢達哥拉斯站在河岸的礫石上，鞋已脫下，腳踝浸在水中。

長途跋涉使他的身體仍然強健，但神經尚未適應這片土地的節律——這裡的空氣不急不躁，卻帶著一種持續的壓力，像呼吸本身在要求被重新學習。

他正觀察水流的速度與寬度，心中下意識估算著比例：

石子滾動的頻率、浪紋的間距、聲音回返的延遲。

就在這時，他注意到河對岸的樹蔭下，有一個人。



那人坐得極低，幾乎貼著地面。

不像埃及的祭司，也不像巴比倫的智者。

他沒有任何標誌自己身分的器物。沒有法杖，沒有符號，甚至沒有固定的衣著。只是一塊舊布披在肩上，露出曬黑而乾瘦的手臂。

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外表，而是呼吸。

畢達哥拉斯停下腳步。

那人的胸腔起伏極慢，每一次吸氣都深得異常，彷彿不是在汲取空氣，而是在將整條河的節律納入體內。

他沒有發聲，沒有誦咒，甚至沒有閉眼。

只是坐著，看著水。

畢達哥拉斯並未立刻上前。他知道，在異地，倉促接近往往被視為一種侵入。他站在原地，讓自己的呼吸自然放慢，試圖與那陌生的節律對齊。

過了不知多久，那人開口了。

「你不是來取水的。」

聲音低沉而平直，像石頭落入水中，沒有多餘的波紋。

畢達哥拉斯微微一愣，隨即點頭。

「我在觀察。」

那人轉過頭來，第一次正眼看他。那雙眼睛沒有評判，也沒有好奇，只是確認了一個事實。

「觀察水，」他說，「還是觀察自己？」

這句話讓畢達哥拉斯沉默了一瞬。

在埃及，他學會測量；在巴比倫，他學會計算；但沒有人這樣直接地，把問題拋回給他本身。

「一開始是水。」畢達哥拉斯如實回答，「但我發現，最後總是回到自己。」

那人輕輕點頭，像是聽見了一個並不意外的答案。

「那你已經在修行了，」他說，「只是你還在為它取名字。」

畢達哥拉斯走近幾步，在對岸坐下，與那人隔著一段不遠不近的距離。

「你是沙門嗎？」他問。

那人沒有立刻回答。

「如果你是問，」他慢慢說，「我是否屬於某個教派，那答案是否定的。」

「如果你是問，我是否離開了原本的生活，為了尋找不會腐壞的東西——那你可以這樣稱呼我。」

畢達哥拉斯注意到，他在說「不會腐壞」時，手指輕觸了一下自己的胸口，而不是指向天空。

「你們相信神嗎？」畢達哥拉斯問。

那人露出一個幾乎不可察覺的笑意。

「有些人相信。有些人懷疑。而我，只關心一件事——」

他抬起手，指向河流。

「當你停止干擾它，它是否仍然流動。」

畢達哥拉斯順著他的手看去，水依舊前行，繞過石頭，吞沒落葉，不因任何觀看而改變。

那一刻，他突然明白了某件事——
這裡的修行，不是為了控制世界，而是為了不再強迫世界符合自己的形式。

夕陽開始下沉，河面泛起銅色的光。
兩人沒有再說話，只是並肩坐著，各自呼吸。

畢達哥拉斯第一次感到，數與比例之外，還有另一種秩序——
不需要被證明，卻同樣嚴密。

而這條河，正無聲地教導著它。

§ 技藝師

離開河岸後，畢達哥拉斯沿著通往城內的小路前行。
日色尚亮，風裡開始混入煙火與金屬的氣味——這是城市的呼吸，與河岸截然不同。

不久，他聽見節律分明的聲音。

鏗。鏗。

不是自然的回響，而是刻意維持的節拍。



他轉過彎，看見一間半開的作坊。

屋前立著幾根木樁，上面纏著測量用的繩索；地上攤著尚未完成的銅件與石模。火爐旁，一名中年男子正俯身敲擊，一錘一停，毫不多餘。

那人抬頭，看見畢達哥拉斯，沒有驚訝，只是快速掃了一眼他的裝束與步伐。

「外來者？」技藝師問。

「是。」畢達哥拉斯回答。

技藝師點了點頭，繼續手上的工作，語氣平穩得像是在回答一個早已預期的問題。

「站在那裡別動。這裡有熱銅。」

畢達哥拉斯依言停下。他注意到，那人的每一次敲擊，都不是憑感覺，而是對照旁邊木板上刻好的比例線。

銅片在火光下逐漸成形，沒有多餘的修飾，卻精準得令人安心。

「你做的是什麼？」他問。

「水門的齒輪。」

技藝師終於停下來，把工具放好，擦了擦手。「城北灌溉用的。若差一分，整個季節的水都會亂。」

畢達哥拉斯的眼神亮了一瞬。

「你用的是比例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技藝師皺了皺眉，像是在看一個問題太顯而易見的人。「不用比例，靠祈禱嗎？」

他語氣不輕蔑，卻帶著一種對不精確的天然不信任。

畢達哥拉斯笑了笑。

「你的手很穩。」

「不是手穩，」技藝師糾正他，「是方法穩。」

「手會老，眼會花，但方法如果對，徒弟也能接得上。」

他轉身，指向作坊內部——那裡掛著幾件成品，每一件都標註了尺寸與用途。

「我靠這個吃飯，養家，交稅。城裡的人信我，是因為我做出來的東西會工作。」

這句話說得很重。

畢達哥拉斯忽然想起河岸邊那位沙門——

沒有工具，沒有成品，甚至沒有留下任何痕跡。

「你怎麼看那些離群索居、不事生產的人？」他問。

技藝師沉默了一下，並非不耐煩，而是在思考怎麼回答。

「他們有他們的位置。但如果全城都是那樣的人，水門會壞，橋會塌，孩子會渴。」

他抬起頭，看著畢達哥拉斯，眼神直接而清楚。

「世界不是靠看懂運轉的，」他說，「是靠被正確地使用。」

這句話讓畢達哥拉斯一時無言。

他忽然意識到沙門追求的是不干擾世界；而技藝師，正好相反，他一生的榮耀，在於精準地介入世界，而不讓它崩壞。

夕陽的光落在銅件上，發出沉穩而實在的光澤。

畢達哥拉斯向技藝師致意，準備離開。

走出作坊時，他心中第一次出現了一個尚未能回答的問題：

如果真理只存在於遠離世界之處，那麼這些讓世界得以運轉的手，又是在為什麼服務？

他帶著這個重量，踏上回家的路。

§ 另一種人生

傍晚的市集仍未散去。

牲畜的氣味、香料的甜膩、汗水與塵土混雜在一起，人聲此起彼落，像一張不斷收緊又放鬆的網。畢達哥拉斯行走其中，腳步放慢——不是因為疲倦，而是因為他開始意識到，這座城市並非只有思想與技藝，還有更赤裸的生存。



就在一處布棚與酒肆交界的陰影裡，他看見了她。

她並不年輕，也不刻意張揚。衣料並不華貴，卻刻意露出鎖骨與手腕，像是精準地計算過，露出多少才不會顯得廉價。她站得很穩，沒有倚靠任何人，目光在來往的男人之間游移，既不追逐，也不退縮。

那是一種被反覆使用後學會的冷靜。

她注意到了畢達哥拉斯的視線，卻沒有立刻露出笑容。只是微微抬了抬下巴，像是在確認：

你是來買東西的，還是來看人的？

畢達哥拉斯停下腳步，並非出於慾望，而是一種不知該如何移開目光的遲疑。

「外地人。」她先開口，語氣平淡，「你不熟這裡。」

「看得出來？」他問。

「看得出來你還在看人，」她回答，「本地人只看價錢。」

這句話沒有怨懟，也沒有自嘲，只是事實。

畢達哥拉斯一時不知道該如何接話。

他忽然意識到，自己曾與沙門談「不干擾世界」，與技藝師談「正確使用世界」，而眼前這個女人，卻是被世界使用的人之一。

「你在等什麼？」他問。

她看了他一眼，眼神短暫而清晰。

「等有人需要忘記自己一會兒。也等今晚能不能換到明天的食物。」

她說得太直接了，反而讓人無法移開視線。

「你選這樣的生活？」畢達哥拉斯低聲問。

她輕輕笑了一下，那笑容轉瞬即逝。

「你們總是這樣問。沒有人問水為什麼往低處流。」

她指了指市集另一頭，幾個孩子正圍著攤販爭搶掉落的果皮。

「我年輕時，也想過別的路。但有些路，一旦錯過，就只剩下一條可以走得下去的。」

畢達哥拉斯感到胸口一緊。他忽然明白，這不是墮落，也不是放縱，而是一種被迫持續的交易，用身體換取時間，用尊嚴換取明日。

「那你的價值是什麼？」他幾乎是無意識地問出口。

女人看著他，這一次的目光比剛才深得多。

「我活著。」她說。「這本身就有價值，只是你們不習慣用這種方式計算。」

市集的燈火一盞盞亮起，人群再次湧動。

她向前走了一步，又停下，像是出於某種尚未完全泯滅的禮貌。

「你不是我的客人，」她說，「但你看見了我，這已經比很多人多。」

說完，她轉身融入人流，沒有留下名字，也沒有留下任何承諾。

畢達哥拉斯站在原地良久。

他忽然意識到——

沙門選擇離開世界，技藝師選擇塑造世界，而她，與無數像她一樣的人，只是在世界夾縫中努力不被壓碎。

那一刻，他第一次清楚地感到：

生命的價值，並不總是來自於選擇的高貴，而往往來自於在無選擇中，仍然活下去。

夜色降臨，他默默離開市集。

這一次，腳步比來時更沉。

後記：

完成這個章節我心情突然沉重起來，我想到上一章節前的吉他曲 Estás Tonne 的 [Eeemental /Who am I ?]